



21  
2667  
8





21  
2667  
8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郟城縣月夜走劉唐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冲雖  
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  
胸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  
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剪除君側元凶  
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  
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  
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晁蓋

亦是晁蓋  
常依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回



漢東多頭  
領義便  
一洗王倫  
之依塔才  
難得人心

強殺只是箇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却若有不從者將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婁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廣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箇籠鹵匹夫不過亦不例果子  
有才無字管新物作威亦辨  
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

都以濟世  
爲志所以  
只委常繼  
求中人不

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古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代舜便步仕  
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惟讓之時晁蓋必領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木如何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



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箇人情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祭拜了分立

晁蓋劫  
不同

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難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惟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



便得條理

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滿入兵水手上船殿殺好做提備  
不在話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  
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詩為証

古人交誼斷黃金

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

死生能守歲寒心

從安頓所  
眾老小上  
生出情來  
滸前案  
妙法

因此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  
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  
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  
三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跳跄過了流落東京不知  
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

快寫書便教人上山去星夜搬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  
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箇自身邊心腹小喽囉下山去了  
不過兩箇月小喽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師府前  
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  
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日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  
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隣里亦是如此說  
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  
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  
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忽一日眾頭領  
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喽囉報上山來說道濟



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在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見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討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正是

西迎項羽三千陣

今日先施第一功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木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納喊殺奔金沙灘來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箇人四箇人搖着雙櫓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帶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繡襖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箇人一箇是阮小二一箇是阮小五一箇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箇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迤邐前去那三隻船唵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



在報子口  
內了却  
路殺狀

把手內鎗撻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重賞  
那三隻船前面走皆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  
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  
趕趕不過二二三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  
報道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  
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厮的平小  
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  
上各有五箇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  
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  
射將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  
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筏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  
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碗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眾官  
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眾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  
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  
人都殺死在水裏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  
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眾  
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眾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  
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五箇  
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  
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



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  
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  
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  
黃安就箭林裏奪路時只刺得三四隻小船下黃安便跳  
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箇箇都撲通的跳  
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牛都被殺死黃安駕着  
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站着劉唐一  
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提住喝  
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  
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  
處地是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  
十匹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  
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  
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  
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段  
疋賞了小嘍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這是林冲的  
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  
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  
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山南樹  
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

勝唐官中  
所有妙



猪、鵝、鴨等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有詩爲証。

嗔笑王倫妄自矜

庸才不在豈能勝

一從火併歸新主

會見梁山事業新

正飲酒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橈，又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

本人放火  
的人有此  
平存心吓  
嚇是忠  
裝之根本

別了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匹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都撒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晁蓋道：「不曾傷害他一箇。」晁蓋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



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  
眾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眾  
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  
眾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簸箕掌椅圈坐定叫小  
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  
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眾頭  
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  
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  
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眾人均分一分把這新  
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

更有健書

頭有若款

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蓋

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  
帳下為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為尊不想連  
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  
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眾弟兄的  
才能眾頭領道皆托得大哥哥哥的福廕以此得來晁蓋再  
與吳用道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  
兩箇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為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  
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  
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們必須要

於晁蓋見  
存心於吳  
用且作略  
但不可少



盜賊中  
尚少不得  
種種經濟  
治區與  
下者

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剖割宋押司是箇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然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龐安必用一箇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驀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刀鎗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眾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坐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箇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箇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箇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箇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



善狀一等  
無用官員  
的光景

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  
 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  
 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  
 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陸  
 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  
 得這般強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裏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  
 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  
 且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  
 的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  
 智謀賢士俾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  
 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  
 會收剿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箇都不在話下且說  
 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  
 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  
 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  
 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切了生辰綱  
 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  
 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入逼  
 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  
 家一箇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

有理有情  
公私俱盡



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  
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  
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箇婆子却與他說道  
你有緣做好事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  
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  
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箇女  
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箇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  
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  
日兒因來山東投恁一箇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  
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  
箇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  
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  
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  
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起來望押司可憐  
見他則箇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箇跟我  
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箇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  
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  
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  
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爺娘做  
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



是處客  
何

子越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  
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  
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  
那閻婆固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面回來  
問閻婆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箇婦人面他曾有娘  
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在宋家村住不曾見說  
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  
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  
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  
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不愛他有幾箇上行  
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

前婆情始  
未足上婆  
救訴一番  
貧女兒肯  
願替情事  
問婆自說  
一番此處  
若再作問  
婆動口便  
費如願今  
只解一句  
甚是宜主

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創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  
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  
人時我情願把婆借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  
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箇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  
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  
子撮合山的嘴攬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  
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箇在那  
裏居在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  
正是



畫重似心之法

芙蓉嬈娜玉質娉婷髻橫一片烏雲眉掃半彎新月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袖半籠無限意星眼渾如點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離御苑葉珠

仙子下塵寰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初時米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為何原來米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聞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

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聞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五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曾這婆惜是箇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當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箇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記在心裏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見只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箇搭識上了訂得火塊一般熱

畫來眼去  
言來語去  
此事已盡



張三說  
得古交筆  
用

亦且這張三、又是箇慣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有言、一不  
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裏、  
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正  
犯着這條款、聞婆惜自從和那小張三兩箇搭上了、並無  
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  
他、全不兜攬、他些箇這宋江是箇好漢、不以這女色為念、  
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膝、  
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  
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  
何、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  
門、便了、自此有幾箇月、不去聞婆惜、使人來請宋江、只推  
事故不上門去、正是

花娘有意隨流水

義士無心戀落花

婆愛錢財娘愛俏

一般行貨兩家茶

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  
坐定喫茶、只見一箇大漢頭帶白范陽壇笠、兒身穿一領  
黑綠羅襖、下面腿絛護膝、入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  
背着一箇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  
那縣裏宋江見了這箇大漢、走得蹣跚、慌忙起身、趕出茶  
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



宋江却不認得朱江見了這人畧有些面熟莫不是那裏曾厮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朱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箇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箇篋頭舖裏問道大哥前面那箇押司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箇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小巷那漢道這箇酒店裏好說話兩箇上到酒樓揀箇僻淨處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小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箇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怕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王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



箇共是十一箇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卓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把卓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門七箇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月。宋江家中頗有此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下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保正。况兼這人貪賭。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他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閣。宋江再三申意。眾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一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做表孝順之心。



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  
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  
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  
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  
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箇直性的人見宋江如  
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更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晚  
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  
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  
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等  
劉唐背上包裹拿了甘力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  
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携住劉  
唐的手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  
要處我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明拽開脚步  
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  
慢慢行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  
的看見爭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到去落  
了草草直如此大乖轉不過兩箇彎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  
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來江回頭看時正是閻  
婆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爲大膽善心變做惡心  
畢竟宋江怎地發付閻婆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全書  
評 梁山泊用兵彷彿孫吳更妙在三阮水戰又是孫  
吳所不及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此一回下  
唯能讀眼  
前目盡心  
上亦惟能  
善心上目  
并善意外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信步自回。下處來，却好的遇着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箇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箇明日



准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押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箇？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閒，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箇張王，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慢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箇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兩箇厮跟着來到門前，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人人自迷

直饒今日能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乘的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掣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情倒在牀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口裏喃喃的罵這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箇耳刮子着飛也似，迤下樓來。

詞題歪



出房屋  
人一一知

就桶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  
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牀上閻婆聽得女兒脚  
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  
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借在牀上應道這屋裏  
多遠他不會來他又不能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  
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箇整不見押司  
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  
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  
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一扯勉強只得上樓去原來是一  
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草蓆後半間鋪着卧房  
紅羅帳帳側首放箇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  
一張金漆卓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箱兩箇杌子正面壁  
上掛一幅仕女對牀掛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  
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土朝着牀邊坐了閻  
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  
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恰在家  
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  
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擦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鳥亂  
我又不曾做了反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



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推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燥。你兩個多時不見，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菜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弄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箇燈籠，裏見成燒着一鍋脚湯，再揀上些菜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菜品鮮魚嫩雞肥鮓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昏半鏟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盞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隻筯，一桶盤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在卓子上。看宋江時，只低著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地？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

法  
出處  
都先用解



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箇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卓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  
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燥，且開懷喫兩盞兒。』」  
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破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盪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他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甕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斃了大半。斃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個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箇男子漢，只得裝



下處尋  
就按  
出妻  
字便  
必情

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要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闍婆惜自想道你不來係我指望老娘一似間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要笑我如今却不要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嚼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有詩為記

只要孤老不出門

花言巧語弄精魂

幾多聰慧遭他陷

死後應須拔舌根

却有郵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如常在街上只是掣閒常常當得宋江齋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

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逡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十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眾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眾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闍婆兩箇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闍婆惜賊賊蟲他自和張三兩箇打得火理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箇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見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就挈兩碗酒喫一逡遶到闍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却不關入到胡梯邊聽的闍婆在樓上呵呵地笑唐牛兒捏脚捏



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箇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嚼唐牛兒閃將入來看著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箇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的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箇乖的人便瞧科看者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

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檢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爺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看○此○句○情○語○妙○甚○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颯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這箇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浪浪蹠蹠直從房裏叉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



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  
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  
連打兩掌直擲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於門背後  
却把兩扇門關上拏拴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  
這兩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  
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  
果了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  
江道押司沒事。係那乞丐做甚麼那廝一地裏去。糖酒喫  
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銜耐也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  
欺負人。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箇道着了真病。

好  
縣道不休

到油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  
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倚着你兩箇多時不見  
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  
盤下樓來自去。寵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  
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曾見  
真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  
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  
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  
于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  
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



吹滅燈自去睡了却說宋江坐在杌子上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先來偎倚陪話胡亂又將就幾時誰想婆惜心裏尋思道我只思量張三與他攪了却似眼中釘一般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前時來至氣老娘如今却不要要只見說撐船就岸幾曾有撐岸就船你不來保我老娘倒落得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戀你時身上便有刀劔水火也攔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無心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裏他也不係你常言道佳人有意村夫俏紅粉無心浪子村宋公明是箇勇烈大丈夫為女色的手段却不會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見百依

此論後述  
理事但明  
頌之緊問  
文字

百隨輕憐重惜賣簪迎奸引亂這婆娘的心如何也日戀宋江當夜兩箇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却似等泥乾撥入廟看看天色夜深聽聞月上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牕斜月映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催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間叮嚙鐵馬敲碎旅客孤懷銀臺土閃爍清燈偏照閨人長歎貪淫妓女心如火仗義英雄氣似虹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睨那婆娘時復地歎口氣約莫也是一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繡枕扭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



係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小語去，夾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卓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鸞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干上，脫去了絲鞋淨鞵，便上牀去。那婆娘踡後睡了半箇更次，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推到五更。宋江起來，面桶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曾睡着，聽得宋江罵時，紐過身，回道：『你不差這險。』」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來，聞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道：「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避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不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發上坐了。」那老子濃濃地奉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會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



材不會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覩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喚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于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且得甚

裏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因此不曾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常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奪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逃回閻婆家裏來正是



合是英雄有事來 天教遺失篋中財  
已知着愛皆冤對 豈料耐恩是禍胎

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口裏自言  
自語道那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含臉只指望老  
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姪誰耐煩係  
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見  
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牀面前燈却明亮  
照見牀頭欄于子上拖下條紫羅鸞帶婆惜見了笑道黑  
三那厮乞嚙不盡忘了鸞帶在這裏老娘且捉了把來與  
張三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

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整卓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  
和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  
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張三  
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  
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婆惜  
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  
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  
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  
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  
包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



此後發生  
慶新新大  
話一

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婆子問道是誰  
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  
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話  
一逕迤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慌忙把鸞帶刀  
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緊緊地靠了牀裏壁  
只做齁齁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子上取時  
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  
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  
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燥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  
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

麼婆惜紐轉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  
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  
忘了在你腳後小欄干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  
惜道叵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  
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  
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曾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  
以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  
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  
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寬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  
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及



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開常也只填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强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隣舍聽得，不是要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

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又道：只怕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到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猫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

不消猫兒  
與閻羅王  
公人見錢  
如蠅子  
見血使人  
送金子  
與你你豈  
有推了轉  
去的這話  
却似放屁  
做公人的  
那箇猫兒  
不喫腥  
閻羅王  
面前須沒  
放回的  
鬼你待瞞  
誰便



一番交口  
實如聞

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這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裏按納得。任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真箇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箇。不還。若要還時。在軍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破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腮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裏肯放。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箇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



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行行落在枕頭上但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眸直挺挺屍橫席上半開檀口濕津津頭落枕邊從來美興一時休此日嬌容堪戀否

宋江一時怒起殺了閻婆惜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奔上

樓來却好和宋江打箇胸膈撞開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



先捨與我  
村今即後  
桶材上生  
出波瀾并  
陳三郎亦  
不是死貨  
用意很妙

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作  
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  
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殮舍  
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箇票子  
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  
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  
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箇  
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  
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在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  
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

在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  
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  
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為人最好  
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箇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  
手拿他又信這婆子說有詩為証

好人有難皆怜惜  
奸惡無災盡詫憎  
可見生平須自檢  
臨時情義始堪憑

正在那裏沒箇解救却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  
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  
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



如此忙處亦無緣不落实

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  
 老賊蟲你做甚麼結紐在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  
 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  
 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  
 箇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閻裏一  
 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去結紐在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  
 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  
 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  
 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  
 閻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橫

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披  
 麻救火惹焰燒身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  
 聽下回分解

評 翻手爲雲覆手雨比刀頭上血情更毒牛兒到處  
 着冷眼可謂緩急有用人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漢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箇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



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  
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  
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擔碗酒喫被這閻婆又小  
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紐宋押司  
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  
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  
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  
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  
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我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  
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伴人并  
地廂里正鄰佑一于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  
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  
是生前頂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  
寄放寺院裏將一于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  
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  
竝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  
你有于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擔碗酒喫知縣道  
胡說打這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  
繩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  
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

是奸意亦  
是偏心但



非有所利  
嗚呼一國無  
情者其信

張多遠正  
執法然有  
明為便成  
善法可見  
世間形迹  
議論極是  
的還須勤  
地心土

在牢裏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下落知縣喚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禾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咳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掘紙公文差三兩箇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

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眾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苦



死不肯做冤家，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鶩置酒管待了衆人，賚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批口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此却是執憑公文。此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箇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



來有詩爲証

不關心事總由他  
爲惜如花婆惜死

路上何人怨折花  
俏冤家做惡冤家

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遶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仝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由已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仝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秦帖勿人難憑

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

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仝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眾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裏朱仝道這箇是人命的公事你却真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仝道雷都頭你監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朱仝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

簡簡志開  
著者謹慎



可見酒中  
言不虛輕  
說又可見  
好弟兄前  
不可不說

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見了  
朱仝與那一驚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來捉你問  
常時和你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  
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窖子上面放著三世佛佛堂內有  
片地板蓋着土面設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  
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  
橫兩箇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入也有覬兄長之  
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  
王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  
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

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  
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着如之  
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  
江定遭縲紲之厄朱仝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  
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  
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  
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他右兩箇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  
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  
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仝道兄長可以作急  
尋思當行卽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



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宋全道  
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一路朱江謝了朱  
全再入地窖子去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下  
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真箇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  
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  
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道話以定  
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朱全雷橫叫隴土兵  
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眾人朱全道休要  
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  
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

兩邊說話  
實面肚裏  
鬼鬼道道

在莊裏宋江那厮自三年前把這逆子告出了外兄有  
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說得過我兩箇奉  
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  
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求便  
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  
是假的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箇  
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  
疑朱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宋  
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賞眾  
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



好人行  
明人做

把來散與衆人四十箇士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  
別了未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  
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仝雷橫回來了便問  
緣由兩箇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  
這箇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  
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  
此一而申呈木府一而動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縣  
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  
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而皮況且婆娘已死了張三  
又平常亦愛宋江好處因此也只得罷了宋仝自轉些錢  
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  
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將若干銀兩教人土州裏去  
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  
賞錢行移開了一箇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箇故  
來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于連的人盡數保  
放寧家這是後話有詩為証

一身狼狽為煙花

地窖藏身亦可拿

臨別叮嚀好趨避

髯公端不愧朱家

止說宋江他是箇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  
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



好。臣。當。道。諶。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做。吏。最。難。  
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  
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  
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  
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  
這般算的。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  
番不是朱仝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  
弟兩箇。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  
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仝。央他上。  
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

白物為捐  
出其作圖  
畫看過

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朱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  
那裏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  
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箇打扮動身。宋江。  
戴着白范陽瓊笠。見上穿白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絲。  
下面纏脚絛襪。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  
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宋太公三人灑淚不住。太公分。  
付道。你兩箇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  
莊客。小心看家。早晚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  
兩箇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  
村。兩箇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但見。



柄柄菱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吟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楓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諳秋滋味

田門後身  
商量去處  
方見宿  
道促

話說宋江弟兄兩箇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  
迤兀誰的是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

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瓜子孫只不會拜  
識何不去投迤他人都說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  
漢救助遭配的人是箇見世的孟嘗君我兩箇只投迤他  
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  
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箇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

道促

中免不得登出涉水過府衝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  
有兩件事免不得喫癩碗睡死人牀且把聞話提過只說

正話宋江弟兄兩箇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  
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

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

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

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

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

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

各只怨悵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



水滸傳  
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箇時辰早來到東莊。宋江看時端的好一所莊院十分齊整。但見

前迎潤港後靠高峯數千株槐柳成林三五處廳堂待客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鷺鴨成羣飲饌豪華賽過那孟嘗食客田園主管不數他程鄭家僮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差役子孫閒

當下莊客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日和宋清在山亭上。他了利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箇伴

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大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報今早喜鵲噪不想却是貴兄來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來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携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灌



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閒不能勾相會今日

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

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進柴進聽罷笑道兄

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弊莊但不用憂心不是

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

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

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

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箇洗浴隨即將出

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箇換了出浴的

舊衣裳兩箇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

官情未有  
不驚訝欲  
避若此只  
月笑慰真  
難得

芸殺官  
庫須知  
會意的  
是到只  
府庫官  
如此考  
該漏言

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

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

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箇近上的莊客并幾箇主

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

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會中朝夕相愛

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

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箇莊

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

杯酒大寬轉穿出面廊下來俄延是着却轉到東廊前

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云那廊下有一箇

情事都從  
通處生用  
本却無一  
些微作之  
意用文章  
承接入妙  
處



愛容的尚  
有此等流  
解其其他  
子須知此  
處要顯得  
宋公見魯  
有頭有尾  
有始有終

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鐵火在那裏向宋江  
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蹠在火鐵柄上把那火鐵裏炭火  
都掀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  
將起來把宋江劈曾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  
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得那箇提燈籠的莊客慌  
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  
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聽  
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目好花無百日紅却  
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  
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

的柴大官  
人也讓一  
頭

少些兒另  
爲句又是  
一竟

有頭有尾  
有始有終  
八箇字說  
大丈夫不  
背意氣妙  
又刺着柴  
大官人與  
前語評應  
承接無痕  
妙甚

押司如何却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蹠了火鐵的事說  
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  
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柴進大笑道大  
漢你認的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會認的江湖上久聞  
他是箇及時雨宋公明且又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是箇天  
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好  
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語情緊按前客官一慢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  
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濟他柴進道你要見他  
麼那漢道我可知要見他哩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萬  
里近便只在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



看至此傳  
入喜極欲  
淚

宋公明那漢道真箇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  
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是夢裏麼與兄長相見  
未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  
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  
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甚諱字有  
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  
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  
說出那漢還是何人且說下回分解

評 美鬚公義重外山二百計爲公明商量躲避之策實  
是情至若縣尹一片肝腸如雪如雲可謂賢甚



